

从中国的联合国投票看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

——基于周期性视角

刘胜湘 李明月 戴卫华

【摘要】 自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在联合国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投票,包括对提案、决议草案和决议的表态和表决等有十一次之多。中国投票的态度有三种形式:弃权、赞成和反对。“弃权”是一种无奈和默认;“赞成”代表认可、同意和支持;“反对”则是一种拒绝。从中国对提案、决议草案和决议的态度和倾向的不同,可以看出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变化:即从最初以朝鲜为中心的“单线政策”逐渐演变成“南北并重”的“双线外交”。这种变化主要是受到国际环境结构周期性的变迁、中国自身需求的周期性变化及中朝两国几代领导人的更迭等三个层次因素的影响所致。这些因素也将会决定中国未来朝鲜半岛政策的走向。

【关键词】 中国;朝鲜半岛政策;联合国投票

【中图分类号】 F84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27(2013)06-0139-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主要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研究”(11JZD046)。

【作者简介】 刘胜湘(1962—),男,湖北孝感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家安全、东亚安全与中美外交研究;李明月(1989—),女,湖北荆门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11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美国外交与中美关系研究;戴卫华(1977—),男,河南漯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政治思潮研究。

由于地缘政治和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朝鲜半岛一直是中国东北亚战略的主要考虑之一。特别是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关系,以及两国相同的意识形态因素,使得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成为中国和世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然而国内外学界鲜有中国在联合国投票的变化的分析视角,本文拟从这一角度探索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演变,并在周期性视角的基础上试图运用层次分析方法考察导致这种演变的原因,并预测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未来走向。

一、中国的联合国投票与朝鲜半岛政策的演变

“联合国是阐明政策的重要场所,是世界最大的交流中心,也是世界形势的观察所。”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是联合国的核心成员,其在联合国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投票,是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体现,反映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态度及政策演化的方向,而在投票过程中表达的立场又会对中国下一阶段的半岛政策产生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时,其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席位被国民党占据,中国与世界无法通过联合国进行交流。受意识形态和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中国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朝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只承认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而不承认大韩民国。特别是朝鲜战争后,中国入朝参战,与朝鲜形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一直

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朝之间虽然有过不愉快的时刻,但总体上还是维持了外交上的友好关系,而这一时期的中韩关系则一直处于严重对峙状态。

自联合国于1971年10月25日通过2785号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席位至今,中国参与联合国机制已经有四十多年。在联合国有关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共投票11次,中国投票态度的变化折射出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演变(见表1)。

第一次投票。恢复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席位之后,中国就强而有力地表达了支持朝鲜的原则和立场,积极与朝鲜协调配合,为促进朝鲜半岛和平统一而努力,使朝鲜问题在联合国的讨论中出现了有利于朝鲜的局面。1973年9月,“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等35国在第28届联大上提出了《为促进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创造有利条件》的提案”,美国也“联合英国、日本等27国提出了一项题为《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报告》的提案”。两个提案同时被列入大会议程。为避免对抗,双方的提案都没有交付表决,而是由联大于11月28日通过了一个双方协商的“一致意见”: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于1972年7月4日发表的联合声明,决定立即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第二次投票。在28届联大胜利的基础上,中国继续同朝鲜协调配合,希望从南朝鲜撤出打着联合国旗帜的一切外国军队。1975年8月第30届联大,中国联合阿尔及利亚等43个国家提出了《在朝鲜把停战转变为持久和平、为促进朝鲜自主和平统一创造有利条件》的提案,要求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和撤走在联合国旗帜下驻南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经过激烈辩论,联合国大会于1975年11月18日,以包括中国在内的54票赞成、43票反对、42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这一提案。”这一时期中国在联合国等多个场合支持朝鲜,一方面是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出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修复由于中苏分歧和中国文化大革命而出现困难的中朝关系。中国对朝鲜的支持使得两国逐渐消除隔阂,中朝友好合作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次投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反对朝鲜半岛出现两个国家,只支持朝鲜加入联合国,不承认韩国。从70年代开始,中韩关系松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中美关系缓和使得中韩两国冷战的敌对观念变淡,两国经济、贸易与民间交流都有了长足进展,而韩国又“一直在更接近中国,而不是疏远”。中国也因此对中韩关系有了新的认识,逐渐改变传统外交思维方式,力图在不引起朝鲜过激反应的情况下采取灵活策略,尽可能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加之在参加联合国问题上,韩国愿意单独参加或者是同时参加,使中国开始考虑支持朝韩两国同时加入联合国的可能性。1991年9月17日,第46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韩国和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中国投出了赞成票。冷战的结束以及中国对韩国加入联合国的支持,为1992年8月中韩建交提供了契机,中国调整了以朝鲜为中心的单线半岛政策,迎来了对朝鲜、韩国开展双线外交的新时代。然而,由于中韩两国的接近,中朝两国关系却陷入“不冷不热”的状态之中,双方之间的政治交往明显减少。

第四次投票。中韩建交以及中国对自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专注,使得朝鲜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但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和民族思维习惯,中国的对朝政策一直是帮助朝鲜摆脱困境,尽量减少中韩建交对朝鲜产生的冲击。1993年,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对朝鲜更多的核设施进行检查。朝鲜则指责国际原子能机构受美韩唆使,其真正意图是要朝鲜公开与核事务无关的军事设施。3月,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随即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决议,将朝鲜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处理。5月11日,安理会以13票赞成通过第825号决议,要求朝鲜重考虑其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的决定,其中中国和巴基斯坦投了弃权票。在此次危机中,中国坚决反对对朝鲜实施制裁和高压政策,始终坚持通过对话解决朝核问题的立场。同时,中国投弃权票也表明,中国担心朝鲜利用核能开发发展核武器,不支持朝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

第五次投票。为了敦促朝鲜回归《核不扩散条约》,安理会考虑采取追加性措施。1994年3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在协商中,对美、英、法、俄等4国协商的对朝决议草案,中国明确表示了反对立场。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担心制裁措施会引起朝鲜的过激反应,从而更不利于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中国也有帮助朝鲜,修复中朝关系的意味。中国的这一立场使得中朝关系逐步升温。到1996年,中朝关系进一步改善,中国与朝鲜签订了援助协定,中国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粮食援助(其中半数是无偿援助),中朝两国也恢复了因中韩建交而中断的高层往来。特别是2000年5月29日,金正日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金正日接管权力以来第一次出国访问,也是自金日成1991年访华以来两国之间的第一次最高级会晤。

第六次投票。2006年7月6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证实朝鲜发射了导弹,称此举是朝鲜“加强自卫国防力量的军事训练的一部分”。日、美、英、法7月7日正式就朝鲜试射导弹问题向安理会提交决议草案,指责朝鲜对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对制裁朝鲜和动武也埋下伏笔。但该草案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坚决反对。7月12日,中国和俄罗斯就朝鲜试射导弹问题向联合国安理会成员散发一份新决议草案。7月15日,联合

国安理会通过第1695号决议(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一致通过),对朝鲜导弹试射表示严重关切和谴责,要求朝方重新做出暂停导弹试验的承诺。虽然中国在决议中投了赞成票,但中国已经努力删除了原英美决议草案中制裁朝鲜甚至动武的部分,中国的意图是希望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不希望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

第七次投票。2006年10月9日,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中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朝核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以强硬的措辞表示“朝鲜无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悍然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⑩,要求朝鲜立即无条件重返2003年8月开启的“六方会谈”。2006年10月14日,包括中国在内的15国一致通过安理会第1718号决议。决议对朝鲜核试验进行谴责,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和核计划,立即无条件重返“六方会谈”,并决定针对朝鲜涉及核武器、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领域采取制裁措施。在中国的斡旋下,决议排除了授权使用武力的可能,也未对朝鲜实施全面制裁,并表示将视朝鲜遵守决议的情况调整、暂停或取消对朝制裁措施。中国之所以投下赞成票,一方面是因为朝鲜的确是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另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拥有核武器”会对东亚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与各国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相悖。坚持将对朝鲜的制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是中国的战略需要,中国难以认可对朝鲜的无限制制裁,为朝鲜重返“六方会谈”留有余地。此后,中朝关系一度恶化。但中国在权衡利弊后,继续采取对朝鲜的接触、劝说政策。这显示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负责任态度和大国风范。

第八次投票。2009年5月25日,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表示坚决反对,同时希望“有关各方冷静妥善应对,坚持通过协商和对话和平解决问题”。^⑪2009年6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包括中国在内的成员国一致通过关于朝鲜核试验问题的1874号决议。决议针对朝鲜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活动,从禁止武器出口、加强货物检查、控制国际资金流动等五个方面加强了对朝鲜的制裁。中国之所以对第1874号决议投了赞成票,是因为朝鲜此举违反了安理会相关决议,损害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有效性,也影响了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但中国也认为安理会的反应需要慎重和适度,以避免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第九次投票。2010年9月,在平壤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上,朝鲜正式确认金正恩将接班成为朝鲜第三代领导人。鉴于朝鲜总体形势的新变化,中国加强了与朝鲜的沟通和合作。2010年11月23日,韩朝两国在延坪岛发生军事冲突。中国朝鲜半岛问题特别代表武大伟表示“朝鲜炮击韩国,非常令人遗憾”,中国仍希望各方保持冷静,共同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⑫中国从致力于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出发,投票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谴责朝鲜炮击韩国岛屿的决议,“阻止了对朝鲜制裁的执行,也没有支持对平壤进行谴责”。^⑬韩国对此深表遗憾,并认为这损害了中韩关系,使得韩国不得不依靠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来保护自己,威慑朝鲜。^⑭而中国对朝鲜的支持则增强了朝鲜的自信,中朝关系有所升温。

第十次投票。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猝然辞世,这预示着朝鲜半岛局势将出现新变化。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状态,中国支持金正恩接班,以稳定朝鲜的安全态势^⑮。朝鲜在政权更替之后并没有采取经济开放、缓和局势和准备“弃核”的实际行动。2012年4月和12月,朝鲜两次发射“光明星3号卫星”,这被外界认为是“试验远程运载火箭”。对此,2013年1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087号决议要求朝鲜遵守安理会有关决议的规定,不得再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中国对此决议也投了赞成票。通过中国的努力,决议中没有什么新的制裁内容,只是重申安理会的1718号和1874号决议的制裁事项。^⑯

第十一次投票。2013年2月朝鲜再度进行核试验,中国对朝鲜的做法越来越难以接受,中朝关系跌入谷底。2013年3月7日,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2094号决议再次投了赞成票。此次决议严词谴责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并加强和扩展了对朝鲜的多项制裁措施,要求各国对怀疑运载违禁品到朝鲜的飞机实施禁飞,并加强监视朝鲜外交人员的非法活动,限制非法金融交易及切断用作武器发展的资金转移等。^⑰这是对朝鲜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裁,朝鲜反应强烈。4月2日,朝鲜原子能总局又宣布,“重新启用”宁边核设施,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更大的波澜。

通过考察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的历次投票可知,自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1年10月至1991年9月中国投票支持朝韩两国同时加入联合国二十年间,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基本是支持朝鲜,但同时中国也开始积极与韩国发展友好关系。第二阶段,从1991年9月到2006年10月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十五年间,中国在朝鲜半岛实行双线平衡政策,从以朝鲜为中心的单线外交转变为同时发展中朝、中韩关系的双线外交,即“中国实行的是既不偏向朝鲜也不偏向韩国的‘两个朝鲜’政策”。^⑱中国既不袒护朝鲜也不支持对朝鲜进行实质性制裁。与此同时,中国借与韩国建交之机积

极发展与韩国的友好关系。第三阶段,从2006年10月至今,由于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发展核武器和多次进行所谓“卫星实验”促使中国对朝鲜的政策渐趋强硬。特别是朝鲜第三次核试验之后,中国表现出来的不满态度更是史无前例。有学者预测,朝鲜新政权对中国不友好的态度,以及加速发展核武器和导弹,可能导致中朝关系下降到十年来最低点。^⑤与此相反,此次危机再次推动了中韩两国的接近。朝鲜第三次核试验的第二天,中韩两国外交部长就当前的朝鲜半岛形势交换了看法。^⑥朝鲜再次核试验严重威胁到了半岛的无核化与和平稳定,这对中韩两国的安全利益产生了严重威胁。中韩对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需求,促使双方进一步合作以谋求共同解决危机。

表1:中国在联合国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投票^⑦

投票	时间	投票场合	背景	相关文件	内容	中国投票
第一次	1973年11月28日	第28届联大	中国积极支持朝鲜提出提案	提案	为促进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创造有利条件	未经表决
第二次	1975年11月18日	第30届联大	中国希望从南朝鲜撤出外国军队	提案	为促进朝鲜自主和平统一创造有利条件	赞成
第三次	1991年9月17日	第46届联大	朝韩南北双方共同加入联合国	提案	韩朝两国同时加入联合国	赞成
第四次	1993年5月11日	安理会	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	825决议	要求朝鲜重新考虑其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的决定	弃权
第五次	1994年3月5日	安理会	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	决议草案	对朝鲜实施制裁	反对
第六次	2006年7月15日	安理会	2006年7月朝鲜试射导弹	1695决议	要求朝方重新做出暂停导弹试验的承诺	赞成
第七次	2006年10月14日	安理会	2006年10月9日,朝鲜核试验	1718决议	要求朝方放弃核计划,对朝实施相关制裁	赞成
第八次	2009年6月12日	安理会	2009年5月25日朝鲜核试验	1874决议	扩大和加强对朝制裁措施	赞成
第九次	2010年12月	安理会	2010年11月23日延坪岛炮击事件	决议草案	谴责朝鲜炮击韩国岛屿	反对
第十次	2013年1月23日	安理会	2012年朝鲜试射“光明星3号卫星”	2087决议	朝鲜不得再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	赞成
第十一次	2013年3月7日	安理会	2013年2月朝鲜再度进行核试验	2094决议	进一步加强和扩展了对朝鲜的多项制裁措施	赞成

二、中国朝鲜半岛政策演变的原因

通过中国在联合国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投票,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朝鲜半岛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究其原因,一是国际环境结构周期性变迁影响的结果;二是中国对自身利益需求的周期性变化所致;三是领导人的更迭及其个人关系的改变和其主观认识的不同也对中国半岛政策的制定和运行实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 国际环境结构周期性变迁的影响

国际环境结构是一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大背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朝鲜政策一直受到海外安全环境的影响。”^⑧新中国成立后国际环境结构的特点是变化的周期性,大致每20年左右一个周期,至今已经历了三个20年,现正处在第四个20年周期内。中国半岛政策的演变趋势与国际环境结构的周期性发展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国际大环境结构周期性的变化推动了中国半岛政策的调整。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至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是国际环境结构变化的第一个20年周期,这期间国际局势的主要特点是美苏冷战和中苏结盟。中国制定“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同为东方阵营的朝鲜保持良好关系,而与西方阵营的韩国处于敌对状态。这期间,中朝关系虽然偶有不快,但因为双方的意识形态联系、相近的社会制度以及共同作战的历史情节,两国保持了总体上的良好双边关系。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是与朝鲜的单线外交,支持朝鲜统一整个朝鲜半岛。

1969年3月至1989年秋冬的东欧剧变是国际环境局势变化的第二个20年周期。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变化给中朝和中韩关系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双线外交隐约出现。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关系全面恶化。1969年1月,尼克松当选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含蓄地表达了缓和中美关系的主张。7月25日,尼克松的“关岛讲话”提出了他的新亚洲政策,中美关系出现改善迹象,东北亚因此开始出现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随着中美苏三边关系的大幅度调整,朝鲜与苏联关系动摇,而中国也默认了朝

鲜在中苏之间保持平衡的态度,朝鲜也对中美融冰表示理解,中朝关系稳定发展。^②在恢复了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继续坚决支持朝鲜的立场。同时,由于中美接近,中韩关系也有所松动,两国非政治关系发展迅速,并开始尝试在政治关系中有所改善,但中国对韩国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始终持反对态度。

1989年至2008年9月是国际环境结构变化的第三个20年周期。从1989年东欧剧变开始,国际环境结构发生转折,开始向后冷战“美国治下”的单极世界过渡。这导致作为东西方冷战关键环节的朝鲜半岛局势出现转折,东北亚各国都朝着“缓和、非敌对状态和友好邻邦以及相互合作的方向发展”。^③在旧格局已被打破,各种力量正在重新组合的过程中,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难免受到影响。特别是一直阻碍中韩关系正常化的因素正在逐步消失,朝鲜半岛内部的局势也有所缓和。最终,中国一改传统思维,支持朝韩两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并以此为契机,与韩国建交,中国的半岛政策终于演变成与朝韩双方保持均衡发展的双线外交。中国与韩国的关系也因此得以迅速发展。1998年,中韩达成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2003年,两国发展成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中韩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合作加深,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④这种政治关系的‘三步跳’,加之经济合作的突飞猛进,中韩关系堪称为现代外交史的一大奇迹。”^⑤这也是中国在有关朝鲜问题的提案上时而弃权、时而反对、时而赞成的外部原因。

国际环境结构变化的第四个20年周期始于2008年9月,预计将在2029年前后结束。2008年9月雷曼公司倒闭,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场危机不仅是经济金融危机,也是体系危机、制度危机和思想危机,它给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格局乃至思想文化领域带来复杂而深远的影响。”^⑥国际环境局势也因此发生转变:美国的单极霸权有所衰落,国际多极格局继续深化,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对提升。中国的GDP总额也在2010年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处世界第二位。中国实力的增加使得国际实力结构和中美关系结构开始出现新变化,中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提升,中美关系也变得举足轻重,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会受到重大的影响。

(二) 中国国家利益需求周期性变化的影响

“国家利益指的是在国际交往中,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生存和发展中所反映出的与其实力相适应的需求。”^⑦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制定的首要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自建国以来已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和变化过程。以国家利益变化为核心的中国外交具有周期性,大致每隔30年左右为一个周期,已经历了两个30年,现正处在第三个30年的开始期。^⑧中国在不同的时间周期内有不同的国家利益需求。中国的东亚政策是以帮助其保护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目标和经济繁荣的政策。^⑨中国国家利益需求的周期性变化对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中国在联合国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投票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选择:或赞成,或反对,或弃权。

1949—1979年是新中国外交的第一个30年周期。此周期内,中国国家利益需求主要是主权需求,即保障国家领土、边界和主权不受侵犯。因此,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分裂业已形成的情况下,同朝鲜建立和保持友好而密切的关系无疑有助于维护新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的安全与稳定。^⑩这一时期中国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判断尺度来确定朝鲜半岛的政策,朝鲜半岛的战略价值也正在于此。此时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是其对朝鲜政策的延续,其朝鲜半岛政策和对朝鲜政策完全一致。^⑪因此,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在联合国有关朝鲜半岛的问题上完全站在朝鲜一边,坚决支持朝鲜关于半岛统一的政策,支持朝鲜加入联合国,而对韩国加入联合国的申请持反对立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出于自身的主权需求的考虑,体现了“唇亡齿寒”的道理。

1979—2008年是新中国外交的第二个30年周期。此周期内,中国国家利益需求主要是发展需求,即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争取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因此,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也就成了中国半岛政策的基轴。在第46届联大上,中国支持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就是考虑到中韩之间日益发展的经济关系和半岛和平稳定的现实需要。在历次朝核危机的解决中,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中始终坚持对朝鲜实施制裁持谨慎态度的立场,也是考虑到制裁可能会刺激朝鲜,进而危及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以制裁为目的制裁与中国为满足发展的需求而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目标相悖。而朝鲜进行核试验也会危及东亚的安全与稳定,这就是中国对第1695号决议和1718号决议投了赞成票的主要原因。

新中国外交的第三个30年周期始于2008年9月。此周期内,中国国家利益需求主要是战略需求,即朝鲜半岛局势不能损害中国实现强国梦的战略需要,不能破坏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需要。在主权利益和发展利益之外,中国还有责任利益的考虑,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要努力维护本地区的经济安全与军事稳定,减少冲突,增进相互信任与合作,促进整个区域的福祉。^⑫在其成长的重要时刻,中国需要确保其邻国善意的意图。^⑬具体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的战略需求是要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不仅仅是考虑到

中国自身的主权需求和发展需求,更是要考虑到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北亚的安全局势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影响。表面上的赞成票反映了背后中国更多的努力。因为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不仅要做好与美日俄等国的战略平衡,也要重视朝韩等国的利益关切,并给予必要的支持。^⑧中国因此在支持和配合联合国制裁的同时,也努力使制裁的内容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始终强调朝核问题要在和平的框架内解决,尤其重视通过“六方会谈”机制解决危机。2009年4月,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机制,随后进行“光明星2号卫星”试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整个东北亚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由于朝鲜的做法与中国的战略需求相悖,中国也因此改变了对朝核问题的认知,并对朝鲜半岛政策进行了调整。这就是中国对朝鲜核试验的反应越来越强烈,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制裁的多次决议中都投了赞成票的主要原因所在。

(三) 领导人关系变化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五代领导人的更替,分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集体。而朝鲜则只经历了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三代领导人更迭。中朝两国领导人关系的变化也对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制定和运行实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第一、二代领导集体执政时期大致对应的是朝鲜金日成掌权时期,两国领导人之间深厚的革命友谊对中朝关系的良性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朝鲜一些抗日人士退守到中国境内,金日成也参加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对中国有第二故乡的情结。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入朝参战并最终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和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结下深厚情谊。再加上两国相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同为东方阵营国家,且都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压力,因此中国一直对朝鲜进行着近乎无偿的援助。在联合国有关朝鲜问题的讨论中,中国对朝鲜也是毫无保留地支持。然而,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相继去世,经过两年的短暂徘徊之后,新中国进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随之,两国过去所共同追求的革命与理念的价值逐渐淡化。^⑨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战略,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国家利益是处理对外关系的最高准则”。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对朝鲜的援助开始减少,中朝关系受到一定影响。中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支持朝韩共同加入联合国,并与韩国建交,中朝关系进一步趋冷。但由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源自两国革命时代并肩战斗结下的革命情谊,仍然影响着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中朝关系的理解。他们与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等依然有着密切关系,他们对朝鲜仍有特殊情结。因为“中朝友谊是经历了历史的严峻考验的”,是“两国革命者并肩战斗,患难与共,鲜血流在一起”的友谊^⑩。在中国与韩国建交后,中国领导人怀着补偿朝鲜的情感,加大了对朝鲜的援助,并在第一次朝核危机后,对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持反对立场。

中国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执政时期大致对应的是朝鲜金正日执政时期,中朝关系已经明显不同于之前的党际关系和领导人亲密的个人关系,而真正迈入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家间关系。虽然两国仍然有高层互访,但其中的革命友情和意识形态因素早已大大弱化。特别是金正日时期在朝鲜推行“先军政治”,拒绝改革开放,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误解和隔阂因此而增加。正是此段时期,中朝关系出现大幅下滑。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朝鲜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大大下降^⑪,中国的半岛政策也开始转向基于南北平衡的双线外交。但两国领导人之间仍有特殊情感。金正日等朝鲜领导人多次到访中国,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也多次访问过朝鲜,都非常重视中朝友谊。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交流与互访是两国良好关系的象征。^⑫

中国第五代领导集体执政时期大致对应的是朝鲜金正恩执政时期,两国领导人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特殊的感情因素。特别是作为“80后”的金正恩与中国领导人之间有巨大的年龄鸿沟,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已大不如前,彼此之间的交流也难以像前几代领导人那样顺畅。因此,对于朝鲜的三次核试,中国的反应一次比一次激烈。除个别决议草案外,安理会关于制裁朝鲜的第1695号、1718号、1874号、2087号、2094号决议,中国都投下赞成票,支持和配合国际社会对朝鲜的进行制裁,其执行力度也愈加坚决。这与两国领导人缺乏沟通和在有些问题上的误解也不无关系。

三、结语

未来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会受到未来国际结构的周期性演变、中国的战略利益需求的周期性变化和两国领导人个人关系变化的影响。国际结构的周期性变化是影响中国对外政策决策的外部因素,中国战略利益需

求的周期性压力的影响是主要的和根本性的,而中朝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关系只是次要因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实力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结构正进行周期性重组。受此影响,目前在朝鲜半岛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安全结构:即由原来的美日韩和中俄朝两极结构演变成现在的中、美、俄、日、韩、朝多极结构。中国和美国是朝鲜半岛外影响朝鲜半岛安全局势最大的两个关键国家。^④为了维持东亚局势和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协调中美关系、加强中美两国在处理朝鲜半岛安全问题方面的合作将成为未来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重要内容。

2008年,中国外交开始走进第三个30年周期,已由普通国家外交逐渐转变为大国外交,由弱势外交转变为强势外交,由消极被动外交转变为积极主动外交。^⑤国际利益在国家战略利益中的地位 and 作用将越来越突出。^⑥未来30年,中国有实现“中国梦”重新成为世界强国的战略需求,战略利益会将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朝鲜半岛政策主要因素。

此外,中韩两国领导人交流的增加也会影响到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2013年6月27日,朴瑾慧将中国作为她当选总统后出访的第一站,这会加深中韩两国领导人的之间的相互了解,会对中国的朝鲜半岛产生的一定的积极作用。

尤其重要的是,2008-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环境结构是第三个20年周期的结束年和第四个20年周期的开始年,也是中国外交需求第二个30年周期的结束年和第三个30年周期的开始年。2009-2029年是两个周期的重叠,这预示着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将会出现重大转折。从中国新任领导人的一些讲话、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和中国对联合国决议的执行力度等可以看出一些重要变化迹象。

未来中国在联合国有关朝鲜问题的投票表决会以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为基础和依据。但“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实践中,存在某些因素影响一国的外交决策,使国家的投票行为偏离既定的政策原则,出现投票立场和投票行为不一致的情况,从而影响国家间的投票行为”^⑦。因此,今后在联合国有关朝鲜问题的投票上,中国的态度和表决将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也不可避免地使中国的半岛政策有时会陷入困境。但无论如何,中国仍将坚持支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和南北并重的双线外交的核心原则,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决策将会依据国际结构、中国的战略需求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三层次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定。

注 释

- ① 田进、俞孟嘉:《中国在联合国—共同缔造更美好的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 ② 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投票,包括对提案、决议草案和决议的表决和表态等。有时一些常任理事国会公开扬言对某一问题投否决票,致使其他国家不敢诉诸表决。参见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林文程:《中共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行为分析(1971-2005年)》,载于《问题与研究》2006年第3期。
- ③④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1970—197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3页;刘金质、杨淮生主编:《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6页。
- ⑤ David C. Kang, *Between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South Korea's Response to China*, *East Asi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9 (2009), p.2.
- ⑥ 回顾中国与朝鲜交往历史:劫机事件推动中韩建交, (<http://www.chinanews.com/gj/zwxg/news/2007/11-02/1066783.shtml>.)
- ⑦⑧⑨ 陈锋君、王传剑:《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315、299页。
- ⑧ 重温金正日的历次访华足迹,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57578/16649344.html>.)
- ⑨ 朝鲜核危机演进时间表,人民网(<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42969/58519/4897444.html>.)
- ⑩ 朝鲜试射导弹,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banyt/2006-07/19/content_4852788.htm.)
- ⑪ Bonnie Glaser, Scott Snyder and John S. Park, *Keeping an Eye on an Unruly Neighbor: Chinese Views of Economic Reform and Stability in North Korea*, <http://www.usip.org/files/resources/Jan2008.pdf>, p.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http://web.archive.org/web/20061010173416/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275346.htm>.)

- ⑫ 外交部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http://www.gov.cn/gzdt/2009-05/25/content_1324168.htm.)
- ⑬ 外交部发言人就朝韩交火、美韩黄海联合军演等问题答问。<http://world.people.com.cn/GB/13320712.html> .
- ⑭ David Hundt,China 's ' Two Koreas 'Policy: Achievements and Contradictions,Political Science2010,62(2),p.13
- ⑮ 金香海 :《中国的崛起与朝鲜半岛关系》,载于《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2期。
- ⑯ 外交部长助理刘振民谈亚洲形势与周边外交。http://www.gov.cn/jrzg/2012-01/08/content_2039338.htm .
- ⑰ 朝鲜受过哪些国际制裁。<http://news.sohu.com/s2013/zhicai/>
- ⑱ 联合国安理会全票通过新一轮制裁朝鲜决议。<http://www.chinanews.com/shipin/cnstv/2013/03-08/news183732.shtml> .
- ⑲ Xiaoxiong Yi, China 's Korea Policy: From " One Korea "to" Two Koreas ",Asian Affairs,Vol.22,No.2 (Summer 1995),p.119.
- ⑳ 中国对朝鲜核试不满态度 ,外界称史无前例。http://phtv.ifeng.com/program/comment/detail_2013_02/17/22193144_0.shtml
- ㉑ 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 ,就朝鲜核试验交换看法。<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2-12/4562547.shtml> .
- ㉒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 ㉓ Hao Yufan,China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A Chinese View,Asian Survey,Vol.27,No.8,Aug.,1987, p.862.
- ㉔ 杨军、王秋彬著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第241-242页。
- ㉕ 朴键一 :《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阶段辨析》,载于《当代亚太》2006年第8期。
- ㉖ 郭锐、王萧灼 :《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评估—历史经验、当前成果与若干不足》,载于《东北亚研究》2010年第2期 ,第26页。
- ㉗ 杨洁篪 :《当前国际格局的演变和我国外交工作》,载于《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
- ㉘ 刘胜湘主编 :《国际政治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15页。
- ㉙④③ 刘胜湘 :《中国外交周期与外交转型》,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期。
- ㉚ Russell Ong,South Korea and China 's Security Objectives in East Asia,Asia-Pacific Review, Vol.15,No.2,2008,p.103.
- ㉛ 李元烨 :《中美两国朝鲜半岛政策演进历程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281页。
- ㉜ 王逸舟 :《三大需求 :发展、主权与责任》,载于《世界知识》2000年第5期。
- ㉝ Bruce W.Bennett and Jennifer Lind,The Collapse of North Korea,Military Mission sand Requiremen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6,No.2(Fall 2011),p.115.
- ㉞ 沈海涛 :《朝鲜半岛问题新动向与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载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 ㉟ 李元烨 :《中美两国朝鲜半岛政策演进历程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281页。
- ㊱ 刘金质、杨淮生主编 :《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2556页。
- ㊲ Beijing's Brand Ambassador :A Conversation With Cui Tiankai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discussions/interviews/beijings-brand-ambassador> .
- ㊳ 高秋福主编 :《金正日与朝鲜》,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 ,第48页。
- ㊴ Wang Fei-ling,Joining the Major Powers for the Status Quo:China's Views and Policy on Korean Reunification,Pacific Affairs ,Vol.72,No.2,Summer,1999, p.167.
- ㊵ 门洪华 :《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载于《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 ㊶ 戴颖 :《冷战后联合国大会投票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1991-2006)》,载于《国际论坛》2008年第2期。

[责任编辑 赵长峰]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Village Governance: the Links Between Village Community and Peasants

——An Case Study of the Village Industry of PingYuan Village in Hubei Province

Zhan Chengfu Liu Yiqiang Hu Jun

Abstract: In the rural society, the households become the main subje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links between village community and Peasants became the basis of effective village governance. Since modern era, China's rural social links have experienced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attern of social link changed from cultural links to party organizing links and democratic links. In contemporary China rural society, the peasants become more and more free as a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yet in the same breath the democratic links created by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unable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being the stable found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village industries can give play to integrate the village and forge the new social links to improve the village governance and village democracy.

Key words: Village Community;Peasants;Village Industries;Social Links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hallenge of World's Socialist Movement After the Cold War

Li Jingzhi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which regards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s the dividing lin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The former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stability, differentiation,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and that of the reflections o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hile the latter uses the analysis and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along with the theory of Marxism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as the central content. Current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generally is stable, but it is still under tortuous exploration, faced with many severe challenges. Socialist countries are still facing the formidable task of carrying forward and deepening the reform. The communist organization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need to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adjust policies, and explore new path of the development. The communist organizations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adhere to the political mainstream, preventing being marginalized.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had pulled through the hardest time of the collapse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changes to the East Europe, it has held its ground and led the way out,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recover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renaissance of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of deep theory and practice to be solved: how to comp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s well as the changes of the situation and advance with the times; how to realize and breakthrough the theory, which provides the correct guidance for the socialist development; how to develop the communist organizations well; how to form a strong force to promote the revival of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etc.

Key words: World's Socialist Movement;Development;Challenge;Revive

On China's Policy Towards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its Vot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The Perspective of Periodicity

Liu Shengxiang Li Mingyue Dai Weihua

Abstract: Since China resumed its Legal seat in the United Nations, China's votes on the issu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were as many as 11 times, including on the proposals, draft resolutions and resolutions.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Chinese votes: abstention, approval and opposition. "Abstention" is a kind of helplessness and default; "Approval" represents an endorsement, support and ratification; and "opposition" is a type of denial. What can be seen from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and tendencies of China on these proposals, draft resolutions and resolutions are the changes of China's policy towards the Korean Peninsula, which the initial North Korea-centric "One Korea" gradually evolved into "Two Koreas" of "North-South Balance". The changes can attribute to three factors, which are cyclical cha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onfiguration, cyclical changes of China's own needs and the changes of generations of leaders from both China and North Korea. Indeed, these factors will also determine China's futures policy towards the Korean Peninsula.

Key word: China;the Policy Towards the Korean Peninsula;the Votes in the United Nations